

【009】我心中的大象死了

忍冬自选集 忍冬自选集

2019-11-28

16:57

009

停止呼吸

我买下了一支笔，0.38，黑色；我一直认为这种细细的笔代表的是流畅但缓慢的书写，与书写背后同样被放慢了的生活。

是那一刻我站在无印良品明黄的灯光下，古怪的生姜味香薰机不停把局促的感觉吹走，我下定决心，用一种我隐约被暗示却说不清楚的感觉维持我往后的生活。

我放弃了0.5的笔，放弃了一些，当粗糙的笔迹横在白纸上时，人的大脑可以忽略细节的机会，选择了平淡、深刻、缺乏激情的记录我所需要记住的内容。

当我举起微信二维码付款时，伴随着英格兰乡村舞曲的背景音乐迟缓响起的是嘀的一声，我猛然间感受到一种释然、一种解脱、一种自我救赎，像是找到了那种足以继续把被我毁坏的一塌糊涂的生活继续下去的勇气。

如果硬要描述这种状态，就好像是人在掉眼泪之前的忍耐被无限延长、反复，或者是在水底听见心跳声，一切事物之于你的感知都像隔了一层八十年代的磨砂玻璃，像是按着钢琴一个单音踩下中间键，是一种逐渐被适应的窒息。

我把这种状态称为生活中的一个契机，这种一闪而过的灵感和洞察。他们往往都转瞬即逝；也许某些较为强烈的契机存活下来，在我的生活模式上尝试做出大刀阔斧的改变，但最终也会被一点点扭转成我原有的、固定的、因为过于熟悉而使我对其倍感疲倦的生活模式。

但那一刻，我仍然选择抓住这个契机，我要让我的生活像死水一样没有一丝波澜，我要在每一个被现实猛烈殴打的瞬间后恢复如初。

如果左边是激情，右边是沉寂，我选择用尽全力把他们混合，呈上一壶漫无目的。

我在那个瞬间给自己所安上的信念原本不是具体的文字，而是一种迫切又迟钝的希望，我带着它和0.38的水笔，从商场走回我的生活中。

这种契机开始发酵，往后的日子里当我迈开步子向前走，心里带着一种意想不到的平静；一开始，我想上海的冬天太冷了，冷到把生物本能的想要冬眠的身体机制伪造成一种我梦寐以求的麻木与平静，借以戏弄我。

直到我觉得事情确实改变了，我按照被繁重任务缩减成小纸片的待办事项，不卑不亢地向前爬行，我停止幻想与彷徨，不费力气的让自己安静上课。当点到好吃的外卖，我感到开心；当往日关系不错的同学忽然以莫名其妙的姿态躲避我，我感到伤心。

可是这样的伤心和开心好像变成一种公式化了的变化，像一只生锈了的刀停留在表面，纵使原本是如何锋利也钻不进我的内心。我突然理解了当我和母亲一起看新闻，我指着这些那些颤颤巍巍的留下眼泪，她只是很宽容又疲惫地看着我，说“不在意就不会那么累”。

在17岁骤然降温的冬天，我突然明白了她为什么这么讲。

如果不去在意因为看到英文老师被戏弄所想要留下的眼泪，因为接到外卖员憨厚礼貌的问候与关心时想要留下的眼泪，生活一定会有一种克制的轻松；而在这种克制的过程中，我把自己没入生活的细碎里。

就好像在某个阴冷的雨天我打车到补课老师家门口，一路上听到的只是计价表不停跳动的声音，与我冰凉的指节不时敲打键盘的声音混杂在一起；天色是灰色而通透的，我下车走在和公交车平行的街道上，雨点又冷又湿。

我看到馄饨铺浑浊的汤水上漂浮的葱，还有升腾的雾气；我看到一群初中放学的小孩穿着脏兮兮的冬季校服，推搡着用稚嫩嗓音和难听的脏话互相辱骂：我在那个雨夜感知到无与伦比的平静，不是从书桌前耸立的著作里得到，也不是从这个瓦尔登湖那个桃花源中。这份平静来自于我嘈杂、卑微、平凡的生活。

我依然拿着手里0.38的黑笔书写着，抬眼看到窗台上有一只翻了肚皮的死虫；我看了一眼，继续写，缓慢的笔迹里充斥着一种荒诞的轻松。

——完——